

伊坂幸太郎

杀手界

疾风号

南海出版公司

# 杀手界 疾风号

[日] 伊坂幸太郎 著  
代珂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杀手界·疾风号/[日]伊坂幸太郎著;代珂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5.4  
(伊坂幸太郎作品)  
ISBN 978-7-5442-7658-0

I.①杀… II.①伊…②代… III.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716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5-008

MARIABEETLE

by KOTARO ISAKA

©Kotaro Isaka 2010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0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杀手界·疾风号

[日]伊坂幸太郎 著

代珂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王 雪  
装帧设计 宋 璐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331千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658-0  
定 价 3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http://www.readinglife.com)

出品

## 木村

东京站人头攒动。许久未曾来过的木村雄一并不知道这嘈杂的景象是否正常，如果说今天有什么特别活动倒还可以接受。络绎往来的乘客令木村不知所措，他想起了跟涉一起在电视上看到的企鹅群，那也是一个庞大数量的集合。可是，企鹅的拥挤还可以理解——因为它们冷嘛。

木村绕过人流，挨着土特产店和报刊亭快速前进。他顺着一小段台阶而上，穿过新干线的检票口。通过自动检票机的时候，他有些担心贴身口袋里的自动手枪会被查出来，检票机的门啪地关上，自己立即被突然出现的警备队押走。他有些恐慌，但那样的事并未发生。站在电子显示屏前面，抬头看着时刻表，确认“疾风号”的发车站台。他看见一个身穿制服、担任警备工作的警官，但对方并未过来盘问。

一个背着双肩包、看上去像小学生的少年从身边走了过去。木村想起了涉，心于是揪了起来，脑海里浮现出失去了意识、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涉稚嫩又毫无表情的脸。“都变成这样了，这张脸看上去却还是这么懂事听话，这孩子真是太可怜了。”木村的母亲流着泪说道。而她的话再次令木村心如刀割。

不可饶恕！木村觉得身体深处的岩浆已经沸腾。那个将六岁的孩子从商场楼顶推下来的罪魁祸首，居然还悠然自得地活着，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木村觉得连呼吸都变得痛苦起来，不是因为悲伤，而是愤怒。他迈着稳健的步伐朝手扶电梯走去。酒已经戒掉了，可以笔直地行走，手也不抖了。他左手拿着印有“东京特产”字样的纸袋。

“疾风号”已经在站台等候发车。木村心里着急，脚步也更快了。他从三号车厢前方的车门上了车。按照从前一起做事的朋友提供的情报，目标的座位在七号车厢第五排，是个三人座。为安全起见，木村决定从前方车厢上车，再慎重地接近目标，充分观察好情况后再慢慢走近。

木村一脚踏进车厢的连接处。左边是洗面台，他在镜子面前停住脚步，拉上背后用来遮挡的门帘，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头发长了，眼角可以看见细小的脂肪颗粒般的东西，胡子稀稀拉拉，脸上的茸毛也很显眼。这毫无生气的脸，自己看着都觉得可悲。他开始洗手，在水自动停止之前认真地搓洗。手指在颤抖。不是因为酒，而是因为紧张吧，他告诉自己。

自从涉出生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用过枪了，顶多在搬家或整理行李的时候摸一摸。这枪没有扔掉真是太好了，他打心里感慨。若想让自以为是的对手感到恐惧，让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无赖明白境地的不同，枪是最有效的。

镜子中的脸扭曲了。镜面出现了裂痕，变得凹凸不平并开始变形。“过去是过去。你真的还开得了枪？”镜子说，“现在你只是个酒鬼，连自己的儿子都保护不了。”“酒已经戒掉了。”“儿子还在医院。”“我要让那小子痛苦。”“能原谅吗？”毫无逻辑可言，脑海里那些情感的水泡开始破裂。

从黑色外套的口袋里掏出枪，又从手里的纸袋中抽出一个圆筒状

器具，是消声器，旋转着装到枪头。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枪声，但装到这点二二口径的小手枪上，可以将音量削弱到比玩具枪还小，只有轻微的咔嚓声而已。

木村对着镜子点了一下头，将枪收进纸袋，走了出去。外面是正准备着小推车的女售货员，木村好险就撞了上去。真碍事！他嘴里骂着，眼角瞥见推车里摆着的罐装啤酒，便立刻慌忙逃开。“哪怕只是喝一小口都会完蛋。你给我记住了。”父亲曾经这样对他说过，“酒精依赖没法治。你喝一口，它就复活了。”

进入四号车厢，顺着过道向前走过自动门。坐在门边左侧的一个男人正变换跷腿的姿势，木村这时正好挤了过去。枪装了消声器后变得更长，虽然是放在纸袋里，可还是碰到了对方。木村小心翼翼地将袋子拎到身前。由于急剧而来的紧张，木村一下子激动起来，心头涌上一股使用暴力的冲动。一转身，只见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正微微低下头致歉：“对不起。”木村强压住怒火，咂了下嘴，又开始朝前走去。而那个人却开口说：“啊，纸袋破了。没关系吗？”木村停下脚步看了看，装手枪的纸袋确实破了一个口，但还不需要特别留意。“少废话。”他丢下这句话继续前进。

走过四号车厢，木村并未减缓步伐，就这样一口气穿过了五号和六号车厢。

“哎，为什么，新干线的一号车厢是在后面呢？”他想起涉曾经这样问过自己。当然了，那时涉还没失去意识。

“离东京较近的那边就是一号车厢哦。”回答的是木村的母亲。

“爸爸，什么意思？”

“从离东京近的那一头开始，依次是一号车厢、二号车厢。所以，回奶奶家的时候一号车厢在最后面，可是去东京的时候就在最前面啦。”

“往东京开的新干线，从方向上来讲也是上行，不管什么都围着东

京转。”木村的父亲说道。

“那爷爷和奶奶每次都是特意上到东京来啦。”

“还不是因为想来看你嘛。就算爬坡爬得气喘吁吁，也要上来啊。”

“新干线自己会爬。”

爷爷看着孩子身后的木村，一边点头一边道：“涉真可爱啊，简直不像是你的孩子。”

“我可是经常被问到，说真想看看你亲生父亲长什么样子。”

爷爷和奶奶并不理会木村的冷笑话，只喜不自禁地互相看着对方道：“原来这就是隔代遗传啊。”

进入七号车厢。中间是过道，左边是两人座，右边是三人座，所有座位都朝同一个方向排列。木村将手伸进纸袋抓住枪。第一排，第二排，他一边在心里数着一边大踏步前进。

空位出乎意料地多，乘客寥寥无几。第五排座位的靠窗位置可以看到一个少年的头部。白领衬衫、西装校服的少年看上去身板笔直，完全是一副优等生的样子。他身体靠在窗边，正出神地盯着窗外，像是在打量进站的新干线列车。

木村慢慢地靠近。走到前一排的时候，虽然只是一瞬间，但心里还是冒出了疑问：这看上去还稚气未脱的天真的孩子，真的会心怀恶意吗？从那小小的肩膀以及优雅的背影来看，完全只是一副享受着独自一人乘坐新干线旅行的初中生的模样。木村那装满紧张和决心的口袋，那紧系着的袋口似乎有些微微松开了。

突然，一朵巨大的火花在眼前绽放。

新干线的电力系统出故障了——这是木村最初的想法，但是他错了。他体内的神经信号在一瞬间短路，视野也随之变得昏暗。面朝窗口的少年迅速转身，将手里藏着的一个小器械抵住木村的大腿。那东西差不多有电视遥控器大小，是那些初中生用的自制电击棒。等木



村意识到时，已觉毛发倒竖，身体麻痹。再睁开眼时，他已坐在靠窗的座位，两只手被绑到身体前方，双脚也是一样。用来捆绑的是厚实的布带，最外面还用胶带固定。手臂和腿的关节都可以弯曲，但身体无法动弹。

“叔叔，你真笨啊。这么听话，完全按照我的计划行动，真叫人吃惊，就算是电脑程序恐怕都不能这么听话呢。我早就知道你要来，也知道你以前做的是非法的行当。”挨着自己坐在左边的少年平静地说道。他双眼皮，鼻梁挺直，看上去像个小女生。

这个少年为了取乐，将木村的儿子从商场的楼顶上推落，虽只是个初中生，却带着似乎经历过数次人生轮回的满满自信。“之前也跟叔叔说过吧，为什么一切都这么顺风顺水呢？人生真是简单啊。”他说，“对不起啦，害你连最爱的酒都不敢喝，努力到现在。”

## 水果

伤口没事吧？蜜柑在靠过道的位置坐下，问窗边的柠檬。他们在新干线三号车厢，第十排的三人座位上。

“为什么五〇〇系列停用了呢？我还挺喜欢那绿色的车身。”柠檬看着窗外小声嘀咕道，然后又忽然回过了神似的皱了皱眉头道：“你问我伤口怎么样了？”不知道是没睡好还是刻意设计的，他那头偏长的头发看上去就像狮子的鬃毛。单眼皮、嘴角桀骜地上扬的柠檬，却是一做事就犯懒、不管干什么都嫌麻烦的性格。

他是先有了那样的性格，还是先有了那样的外表呢？蜜柑呆呆地想。“柠檬，昨天你不是被刀子伤到了吗？就是脸颊上那个伤口。”蜜柑指着他的脸。

“我怎么会受伤呢？”

“当然是为了救这位大少爷。”蜜柑指着坐在他们中间的一名男子。那人缩着肩膀，是个二十五岁的长发青年，正来回看着蜜柑和柠檬。比起昨天晚上被救的时候，他的脸色已经好很多了。当时他全身被绑，还被严刑拷打过，身体不住地颤抖，可刚过一天，情绪便基本稳定了下来。可见他只是个完全没心思的家伙，蜜柑想。活着但与幻想无缘

的人大都这样，内心空洞，色调单一，所以转变得也很快，只要渡过了难关就会立即遗忘，从不顾及他人的感情。这样的人才更应该去读小说，可是恐怕他们早已错失了去读的机会。

蜜柑看了看手表。现在是早晨九点，那么救出这个年轻人已经是九个小时之前的事情了。东京市内藤泽金刚站附近，某栋楼地下三层的一个房间，这个大少爷——峰岸良夫唯一的儿子被囚禁在那里，而蜜柑二人硬闯进去将其救了出来。

“我怎么可能蠢到会中了别人的刀子还在脸上留下伤口？少在那儿胡说八道。”柠檬跟蜜柑一样，有着将近一米八的身高。可能是瘦削的身形也很相像的原因，他们时常被误认为双胞胎，或者至少也是兄弟。于是，常有人称他们是双胞胎杀手或兄弟杀手。每当这种时候，蜜柑都非常生气，强调说别把我们混作一谈。自己为什么会被跟这么一个冲动、轻率的人归成兄弟呢？他实在无话可说。当然，柠檬肯定是没放在心上。可他那跟细致无缘的粗糙性格，蜜柑却不喜欢。曾经有个职业中介人说：“蜜柑很好相处，柠檬却很麻烦。水果不也一样嘛，柠檬太酸，根本没法吃。”完全赞成，蜜柑想。

“那你说，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现在你脸上还有一道红线呢。我可是听得清清楚楚，你被对方的混混刺到后，还惨叫了一声。”

“那点小事儿我怎么可能害怕！就算我真的惨叫了，那也是因为对手没用，令我太意外了。‘哇，怎么会这么弱？’而且这也不是刀伤，只是普通的湿疹而已。我对有些东西过敏。”

“有长得那么像刀伤的湿疹吗？”

“湿疹是你创造的啊？”

“什么跟什么啊！”蜜柑的脸色有些难看。

“这世上的湿疹，还有皮肤过敏，是你造出来的吗？不是吧？你是评论家啊？你这是要否定我这二十八年来过敏人生吗？你根本就不

了解湿疹。”

“我没有否定，湿疹也不是我造出来的，但你那个不是湿疹。”

一直都是这样。柠檬总是这样，推卸责任，死要面子，满口胡言。除非蜜柑表示认可，或者是干脆不理他，否则他就说个没完。“那个……”坐在蜜柑和柠檬中间的年轻人——峰岸家大少爷胆怯地轻声说道，“嗯，那个……”

“什么？”蜜柑说。

“什么？”柠檬也说。

“那个，你们二位……嗯，叫什么名字来着？”

昨晚蜜柑和柠檬闯进去的时候，大少爷被绑在椅子上，已经奄奄一息。蜜柑和柠檬把他弄醒抬出去的时候，他也只一个劲地道歉，连句像样的话都不会说了。说起来，我们几乎还没对他解释过任何事情，蜜柑想道。

“我叫杜嘉，那个是班纳。<sup>①</sup>”蜜柑随口说道。

“不。我是唐诺，那家伙是道格拉斯。”柠檬一边点头一边说。

“什么玩意儿啊？”蜜柑问道，其实他明白，那恐怕又是小火车托马斯的伙伴们的名字。柠檬不管说什么，都会扯到那个话题上去。那好像是一个用火车模型拍摄的、面向孩子的电视节目，颇具人气和历史，柠檬非常喜欢，打比方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借用托马斯小火车里的故事，他的人生教训和欢喜全都深深地打上了从那里学来的思想印记。

“蜜柑，以前不是告诉过你嘛。唐诺和道格拉斯是一对黑色的双胞胎火车，说话很有礼貌。哎呀哎呀，这不是亨利嘛——都是这样说话的。那口气太让人喜欢啦，听了就让人心动吧？”

“没觉得。”

---

<sup>①</sup>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知名意大利服饰品牌，品牌名称来自两名创办人的姓氏。

柠檬将手伸到上衣口袋里摸索了一阵，掏出一张便笺大小、闪烁着光泽的纸质印刷品。“你看，这就是唐诺。”他伸手指着说道。好像是托马斯小火车的贴纸，上面印着火车的图案，是一列黑色车体的火车。“蜜柑啊，不管教你几次，你都记不住名字。你根本就没打算要记吧？”

“对。”

“真是个无聊的人。这个给你，把名字记住啊。你看这张，从这边的托马斯开始到奥利佛，大家都按顺序排着呢。狄塞尔也在。”柠檬一一指着道出名字。知道啦！你赶紧给我闭嘴！蜜柑将贴纸推回去。

“那个，那你们的名字到底是……”

“芥川龙之介和梶井基次郎。<sup>①</sup>”蜜柑接着他的话说。

“比尔和班，还有艾瑞和伯特，他们都是双胞胎。”

“我们不是双胞胎。”

“那，唐诺先生你们，”峰岸的儿子一脸认真地说，“你们是我爸爸找来救我的吗？”

窗边的柠檬兴趣索然地挠着耳朵说道：“啊，是啊。不过，真要我说的话，你爸爸这个人也太可怕了。”蜜柑也表示同意。“是啊，太可怕。”

“你这个当儿子的也怕他，还是说他不擅长对付孩子，对儿子很宠爱？”蜜柑伸出指头戳着，虽然只是指尖的轻微触碰，可大少爷还是惊慌地抖了一下。“啊，也没有，在我面前不是那么可怕。”

蜜柑苦笑。他好不容易习惯了座椅上散发出的特殊气味。“你爸爸当初在东京的事，你知道吗？关于他的丰功伟绩和罪大恶极的故事都可以堆成山哦。他放高利贷的时候，对方只是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五分钟，他就剁掉了那个女人的手，这事你听过没有？不是手指，是手哦。也不是五个小时，是五分钟。而那只手……”他说到这里才意识到，这

---

<sup>①</sup>芥川龙之介和梶井基次郎均为影响深远的日本作家，《蜜柑》和《柠檬》分别为两人的代表作。

可不是什么能在新干线上聒噪的内容，于是便省略了。

“啊，我听说过。”大少爷带着一副愧疚的表情小声回答道，“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微波炉。”说得就像是在回忆自己的父亲亲手做饭时的场景一样。

“那么，那个你知道吗？”柠檬伸出食指，身体前倾，“把不还钱的人的儿子找来，让父子俩面对面站着，给每人一把刀。”

“啊，那个我也知道。”

“你知道啊。”蜜柑有些意外。

“不过你爸爸很聪明，做事简单。有人碍事，他就说‘杀掉就行了’。遇到麻烦就是‘不做就行了’。”柠檬面向窗外，看着旁边开始启动的新干线，“不久之前东京还有个姓寺原的，那家伙也疯狂地赚了很多钱呐。”

“是一家叫‘千金’的公司吧。我知道，以前听说过。”

大少爷渐渐恢复了神气，蜜柑觉得他的态度像是要越来越傲慢，心里有些不开心。年轻人的成长故事在小说里看看还会让人愉悦，现实里连听都不想听，只会惹来一肚子气而已。

“那个‘千金’被击垮了，大概六七年前吧。寺原父子惨死，公司也散了。所以，你爸爸应该是靠直觉察觉到有危险，立刻就退到盛冈去了。真聪明啊！”柠檬说。

“那个，真是非常感谢你们。”

“为什么要谢？我又不是在夸你爸爸。”柠檬不舍地注视着渐行渐远的白色新干线列车。

“不是。谢谢你们救了我。我当时以为自己完蛋了，被绑作一团，对方竟然有三十多人，而且又是地下。我那时候觉得，就算我爸爸准备了赎金送过来，那些家伙最后还是会把给我杀了。他们似乎非常恨我爸爸。我都以为我的人生已经结束了。”

大少爷好像越来越能说了，蜜柑板起了脸。“你还挺明白。”他说道，“首先，有很多人恨你爸爸。不光是那些人。不讨厌你爸爸的人估计比长生不老的人还罕见。其次，就跟你猜的一样，那些家伙一旦拿到赎金，就会立刻杀掉你。那也是肯定的。你的人生真是差一点就玩完了。”

蜜柑和柠檬接受身在盛冈的峰岸委托，做起了押运赎金的工作。“把赎金送到绑架的那帮人那里，然后把我儿子救出来。”峰岸的话说出来简单，他们做起来却是难上加难。

“你爸爸也够烦的。”柠檬小声嘀咕着，掰起了手指，“救儿子、赎金带回来、那伙人全部杀掉。我说，梦想不会全部成真。”

峰岸排出了先后顺序。首先儿子的命是第一位，赎金是第二位，杀掉所有人是第三位。

“可是，唐诺先生你们全都做到了。真厉害啊！”大少爷两眼放光。

“喂，柠檬，箱子怎么样了？”蜜柑忽然想了起来。装赎金的箱子是由柠檬拿着的，一个结实的带滚轮的旅行箱，那尺寸用来去国外旅行可能稍微让人有些不放心，但也不算小。行李架上和座位四周都没有见到箱子。

“啊，蜜柑，你问得好。”柠檬猛地转过身，将脚架到前方的椅背上，得意扬扬地说道。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箱子放这里了。”

“那里？口袋里可装不下箱子。”

柠檬笑着。“骗你的，口袋里只有一张小纸片。”他掏出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晃动着。

“那是什么啊？”大少爷凑过脸来。

“是之前去的那家超市的抽奖券，每个月有固定的日子可以去摇奖。一等奖，你看，是旅游代金券！也不是什么规则严密的活动，没有时间限制，想什么时候去抽都可以。”

“能给我吗？”

“才不给你呢。你也用不上旅行代金券，让爸爸给买就行了。”

“喂，柠檬，摇奖的事我不管，你先把箱子的位置告诉我。”一丝不祥的预感飘过，蜜柑的语气有些逼人。

柠檬夸张地扬起头。“听好了，你对铁路不熟悉我就教你一次，新干线的车厢跟车厢之间，如今都有专门放大件行李的地方。出国旅行用的大箱子啊，滑雪用具啊，这些东西都放得下。”

蜜柑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为了让充血的大脑冷静下来，他下意识用手肘砸向旁边大少爷的手臂。一声痛苦的呻吟响起。你干什么呢！他不管喘着粗气对自己说话的大少爷，压低声音说道：“柠檬，你爸妈没教过你吗？重要的行李要带在身边。”

柠檬看上去也很生气。“你那是什么口气！你看看，那箱子这里能放下吗？三个大男人并排坐着的地方，要怎么再塞个箱子进来？”他抱怨道，唾沫星子接二连三地飞溅到旁边的大少爷身上，“只有暂时放到别的地方。”

“放到这上面的行李架上不就好了？”

“你不拿箱子不知道，那玩意儿很重。”

“不，我拿过，也没多重。”

“像我们这样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的家伙身边如果再摆个行李箱，旁人一看就会说‘啊，那里面应该是装了什么值钱的东西呢’，到时候就暴露了。很危险。”

“暴露不了。”

“会暴露。而且，蜜柑，我爸妈你也知道，我还上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出事故死了，几乎什么都没教给我。要说教，只教了一件事，就是绝对不要把行李箱放到座位上头。”

“少胡扯！”

裤子口袋里的手机有来电了，呜呜地震动，刺激着皮肤。蜜柑掏



出手机，看了一下来电号码，脸色不觉难看起来。“是你爸爸。”他对大少爷说。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往车厢连接处走。这时新干线发车了。

车厢的门自动打开，蜜柑来到后方的车厢连接处按下接听键，将手机放到耳边。峰岸良夫的声音响起。“怎么样？”声音很平静，却很有质感。蜜柑走到窗边，眼睛追逐着窗外的景色，答道：“现在新干线刚好发车。”

“我儿子没事吧？”

“如果有事，现在就不会坐在新干线上了。”

接下来，峰岸良夫又一一确认，赎金带回来了吗？凶手都怎么样了？列车行驶的声音更大了，要听清对方说话变得十分困难。蜜柑说明了当前的情况。

“把我儿子平安带回来后，你们的工作就结束了。”

你不是在别墅里悠闲得很嘛，真的在担心你儿子吗？蜜柑真想这样对他说。

电话挂断了。蜜柑再次走进三号车厢准备回到座位上的时候，柠檬突然出现在眼前，吓了他一跳。跟一个和自己差不多高的男人面对面站着，令他有种奇妙的感觉，像是在看着一面镜子。并且对方不光是另一个自己，还是比自己的性格更粗糙、比自己的行为更莽撞的男人，这让蜜柑觉得，此刻出现在眼前的简直就是自己身体里邪恶面的化身。

柠檬带着他那与生俱来的浮躁说道：“蜜柑，这下麻烦了。”

“麻烦？什么啊？你自己的麻烦可别扯上我。”

“跟你也有关系。”

“怎么了？”

“你刚才说，装了钱的箱子要放到座位上，对吧？”